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二

起乙酉唐昭宗龍紀元年正 凡十八年有奇
丁卯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三月

表例説

見第六十七及六十八卷

唐

己酉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

諱傑更名敏及即位又更名曄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春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兵救之大敗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為王行瑜所逐棄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田令孜使守彭州建攻之敬瑄使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建大破之晟懼徙屯三交

二月秦宗權伏誅

藩鎮

淮安王趙德諲

初為秦宗權偽山南西道節度使失荆南降於朱全忠詔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命德諲為節度使克蔡

朱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六年由吳興郡王徙東平賞平蔡之功也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明年再見

三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洺殺孟方立

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方立拔磁洺方立遣大將馬溉將兵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為用懼飲藥死弟遷素得士心衆奉為留後求援於宣武朱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赴之

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逆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鍠將周本勇冠軍中行密以為裨將鍠既

州四面行營副都統至是宗權伏誅加中書令封郡王至帝景福二年再見

魯公孔緯

戮孫果拜尚書左僕射至是以司空兼國子祭酒時太學焚殘

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不去行密緯完治之
以宗女妻之詔以行密為觀察使封國公至
朱全忠與鍠有舊遣使求之袁襲帝乾寧二
勸行密斬首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年再見
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為
折吾股肱也

秋

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全忠遣朱珍攻徐州拔蕭縣據
之與時溥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
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
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見珍
訴之珍怒斬之白全忠云唐賓謀
叛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
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白之全忠
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
子繫獄遣騎往慰撫軍中始安七

月全忠至珍出迎執而誅之進攻時溥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　軍中推其子師範為留後

十一月上更名賰

上祀圜丘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製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劒佩侍祠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造太極殿

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然則何不賜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在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朞年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緯判不集順節不悅他日語徵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

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胡寅曰借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為階也

十二月田令孜殺劉巨容　巨容能燒藥為黃金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至是殺巨容滅其族

庚戌

大順元年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改元

李克用拔邢州

王建攻邛州　建攻邛州陳敬瑄遣

隴西王李克用

克用進封六年

王鎔

為成德節度使八年

朱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七年

詔以為東道將麾師

其大將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儒登城見建兵盛嘆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名宗儒留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建引兵還戍郫韋昭度營於唐橋建營於東閭門外事昭度甚謹簡資嘉戎四州皆降於建

二月楊行密取潤州

李克用攻雲州　克用將兵攻雲州克其東城防禦使赫連鐸求救於盧龍李匡威將兵三萬赴之克用引還

以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

夏五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

為河東節度使時赫漣鐸等及朱全忠皆表請討克用詔削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使會諸道兵討之克用遣存孝拒之於趙城官軍不戰皆潰張濬敗走明年

面招討使討李克用鎔不出兵未幾朱全忠遣使假道以伐河東鎔不許明年再見

李匡威

為盧龍節度使五年救雲州敗李克用兵殺其將安金俊詔以

古等衆號十萬聲言救楊行密度淮攻下天長及高郵師古引兵深入淮南與行密將孫儒戰於陵亭敗還詔全忠守中書令更命義成軍曰宣義以全忠為宣武宣義

之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
再見
全忠亦奏克用終為國患臣請與
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
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
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
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
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
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
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
虛談而無實用主上采其名而用
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
而銜之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
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什六七濬欲藉外勢以擠
復恭乃曰先帝幸山南沙陀所為
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今兩

匡威為北兩鎮節度
而招討使使罷領淮
攻蔚州為南全忠遣
李克用所鄧李筠攻
敗明年再澤州為李
見存孝所破
存孝乘勝
復取潞州
全忠軍於
河陽亦引
還明年再
見

陳敬瑄
為西川節
度使十年
時王建攻
成都敬瑄
發城中民
戶一丁晝
則穿重壕
採竹木運

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俛從之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橫挑彊寇吾見其顛沛也以疾固辭濬發京師密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益忌濬濬會諸道兵

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又括富民財以供軍於是民不聊生王建取卭州蜀州將李行周逐刺史徐公鉥以城降建明年再見

李茂貞

為鳳翔節

於晉州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　初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修慙憤成疾薨克用表其弟克恭為留後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將圖河朔命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李元審馮霸部送至銅鞮霸刼其衆以叛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於潞克恭就視之牙將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死居受為亂兵所殺霸引兵入潞州自為留後朱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

度使四年封隴西郡王至帝景福元年再見

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
揆領昭義節度使
六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
歸殺之　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
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至
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别
將攻李罕之於澤州奏請遣孫揆
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
據使揆將兵二千赴潞州八月揆
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
於長子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
範獻於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
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
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
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

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州　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澤相公每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衆遁去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亦走歸全忠時軍河陽亦引還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以不得昭義憤

志始有叛志

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畧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王建克邛州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降於建建入邛州以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兵還成都

冬十月王建取蜀州

李克用拒官軍於趙城官軍潰張濬

韓建遁還　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孝攻晉州三日語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乃得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寃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剪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

今日兇逆天之兇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柘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實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扆座納制敕於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建至河陽撤屋爲栰以濟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爲捍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

望風自潰

復罷昇州

辛亥

大順二年

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讐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指麾於是再貶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揚復恭遣人刼緯於長樂

德王裕　皇子始封為至帝乾寧四年再見

隴西王李克用　進封七年為河東節度使詔復官爵加中書令至帝

羅弘信　魏博節度使四年初朱全忠遣使假道以伐河東弘信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取黎陽臨河及淇門衛縣弘信拒之

歿資裝俱盡
孫儒攻宣州　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將李神福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強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

乾寧二年
再見

琅邪王王

重盈

重榮兄也光啓中代重榮為護國節度使至是加中書令封郡王至帝乾寧二年再見

於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魏博自是服於汴至帝光化元年再見

李匡威

為盧龍節度使六年發兵援王鎔退河東

賑饑民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　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范祖禹曰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三月復陳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建

兵赫連鐸為李克用所攻棄雲州歸匡威至帝景福元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節度使二年攻魏博大敗之羅弘信請和全忠歸其俘而還復取宿州

罷兵　章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故有是命

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至是師範遣其將盧弘擊棣州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請避位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鄩殺弘於座師範慰諭士卒自將以攻棣州殺蟾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客將挾令坐廳事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

朱瑄將郭銖殺曹州刺史郭詞以州降劉知俊者徐之驍將也帥衆二千附全忠時溥軍自是不振孫儒壽州將劉弘鄂惡儒殘暴亦舉州歸全忠至帝景福元年再見

或諫師範曰吾敎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夏四月彗星見赦天下 彗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

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餓殍狼籍吏民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誅之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於是建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昭度大

王建

許州人累為永平軍節度使攻成都克之自稱西川留後朝廷尋以為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謙恭儉素然多忌

懼遂稱疾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内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

五月孫儒遣兵據滁和楊行密攻克之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

八月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陳敬瑄迎内州縣悉為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向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門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表敬瑄

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至帝景福二年再見

王鎔

為成德節度使九年河東李克用大舉攻鎔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克

子陶為雅州刺史使敬瑄隨陶之官明年罷歸敬瑄寓居新津建以一縣租賦贍之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上舅王瓌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怨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剿殺之

用解去至帝景福元年再見

陳敬瑄

為西川節度使十一年時朝廷以韋昭度顧彥朗王建等討西川久無功復敬瑄官爵詔彥朗建罷兵建不從急攻

冬十月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禁軍欲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望見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趣興元與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順節為名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

朱全忠取曹州

成都城中乏食田令孜攜印節詣建營授之敬瑄開門迎建建入成都自稱留後敬瑄令孜後皆為建所殺初敬瑄之拒命也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孫儒攻宣州 儒引兵逼宣州屢破楊行密之兵拔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佐之

楊守亮執中使冠梓州王建遣兵救之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以其弟彥暉代之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守亮囚道弼奪旌節使守厚將兵攻梓州彥暉求救於王建建遣其將華洪王宗弼等救之密謂諸將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師因報宴而執之無煩再舉洪等破守厚走之彥暉犒師及將報宴宗弼告

以相付凡但高居自逸而巳教壇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巳以至於亡

之彥暉以疾辭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時昭信防禦使馮行襲治金州逆擊大破之

福建觀察使陳巖卒　巖疾病遣使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壬子

景福元年

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李茂貞與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納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

淮南王趙德諲　封四年為忠義節度使卒子匡凝

李匡威　為盧龍節度使七年與王鎔合兵攻堯山大敗而還匡威復與赫連鐸攻

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

王鎔李匡威攻堯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朱全忠擊朱瑄瑄擊破之

孫儒圍宣州楊行密取常潤州

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

雲州李克用擊破之匡威燒營而遁明年再見

王鎔

為成德節度使十年攻堯山為李克用所破克用舉與王處存攻鎔拔天長鎮鎔與戰於新市

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奏移溥
他鎮詔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
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
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李克用王處存攻王鎔鎔擊敗之
夏四月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
楊行密取楚州　時溥遣兵南侵至
楚州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於
壽河遂取楚州
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
行密謂諸將曰儒衆十倍於我
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
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
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
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
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

大破之詔
和解河東
及鎮定幽
四鎮明年
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
義節度使
三年出兵
擊朱瑄敗
還　全忠
攻時溥溥
請和溥濠
州刺史張
璲泗州刺

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兵大敗田頵擒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比至洪州衆十餘萬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　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救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

吏張諫俱附於全忠全忠遣友裕攻濮州救之明年再見

李茂貞

為鳳翔節度使六年詔以為山南西道招討使討楊守亮克鳳州又取興洋二州茂

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佩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内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佩矍然曰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寨以處所招百姓選部將謹幹者為招安將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顧帖宗

貞皆表其子弟鎮之拔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明年再見

佩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安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乆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李茂貞取鳳興洋州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

隣畏之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隣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廪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冬十月復以時溥為感化節度使

以李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　初存孝與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存信譖之存孝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為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濠泗濮州遂擊徐州

十二月初行景福崇玄歷　太子少詹事邊岡所造也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癸丑

景福二年

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

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克用圍邢州王鎔致書解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攻邢州

李匡威為弟匡籌所逐奔鎮州

以柳玭為瀘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

鉅鹿王時溥

封十年為感化節度使初溥與朱全忠有隙全忠連歲攻徐州至是拔之溥舉家登燕子樓自焚死

王鎔

為成德節度使十一年李克用引兵深入下井陘盧龍李匡威以五千騎救鎔敗河東兵鎔犒匡威於槀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未幾匡威為弟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四年先是全忠遣友裕圍彭城時溥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友恭譖之於全忠全忠怒使龎師古代之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

襄陽公杜

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又告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毅中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全忠自

讓能

進封八年為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帝欲討之命讓能專掌其事覃王嗣周為招討使討茂貞茂貞敗官軍進逼京師朝廷貶讓能雷州司戶以

匡籌所逐鎔迎歸鎮州父事之匡威為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潛謀奪鎮州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狥匡威匡威忌日鎔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

入碭山歷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乃捨之使權知

將如徐州龎師古拔彭城時溥自解茂貞請兵救之鎔許州張夫
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必殺之賜趙抱匡威人多智略
感化留後乞除文臣為節度使死曰鎔為晉全忠敬憚
李匡威刼王鎔鎮人殺之人所用幾之雖軍府
幽州將劉仁恭攻李匡籌不克奔河亡矣賴公事時與之
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以有今日公謀議或將
會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為帥還攻欲得四州兵出中塗
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此固鎔之夫人以為
待之願也不若不可遣一
五月王潮取福州　范暉驕侈失衆與公共歸介召之全
心王潮以從弟彦復為都統弟審府以位讓忠立為之
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經年不下公則將士逆師古攻
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莫之拒矣佛山寨拔
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彦復等匡威以為之自是徐
懼親犯矢石急攻之城中食盡暉然與鎔駢兵不敢出
棄城走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馬入府會全忠自將

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
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羣盜
皆潰

閏月以扈蹕都頭曹誠等為諸道節
度使　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
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
皆加恩罷兵令赴鎮

秋七月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敗之復
與連和

楊行密克廬州　先是廬州刺史蔡
儔發行密父祖墓遣使求救於朱
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
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至是克而
斬之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
此儔之罪也吾何為效之

八月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討

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門鎮軍閙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登屋鎮人共攻匡威殺之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

如徐州師古拔彭城全忠以張廷範知留後命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鄧季筠初為李克用所虜至是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全忠大喜使將親軍至帝

李茂貞　茂貞恃功驕横上表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但觀强弱不計是非體物錙銖看人銜纊軍情易變戎馬難羈惟慮甸服生靈因兹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怒决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搆怨萬一不勝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朕不能坐視陵夷卿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

日匡威弟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匡籌攻樂壽武强以報殺兄之恥會李克用攻邢洺州鎔遣兵救之為克用所敗克用遣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

乾寧四年再見

王建

為西川節度使三年加同平章事殺陳敬瑄田令孜至帝乾寧四年再見

李茂貞

為鳳翔節度使七年茂貞奏請

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顧時有不可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邀西門君遂馬及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此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遂有是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為刺史　行密遣田頵攻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

助攻邢州鎮與元詔克用許之以為山南至帝允化西道兼武三年再見定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恃功驕橫上表辭語不遜帝怒命杜讓能調兵食使覃王嗣周討茂貞帥

李匡威

為盧龍節度使八年引兵救王鎔敗李克用於元氏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妻美醉而

獨池州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椐送之還朝

朱全忠遣兵攻兖州

九月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李克用攻邢州　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椐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壘成即歸晉陽諸將非尚書敵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耶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戶　覃王嗣

溫之及克用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鎔迎匡威歸鎮州已而匡威謀劫鎔為鎮人所殺匡籌至明年再見

王行瑜

為靜難節

破兵三萬屯於興平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逼興平禁軍奔潰茂貞等乘勝進逼京師帝殺杜讓能以謝之復以茂貞為鳳翔山南西道兩鎮節度使於是茂貞盡有鳳

周師禁軍三萬軍於興平茂貞行瑜合兵六萬軍於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而兩鎮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於臨皋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斬西門君遂等三人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相結故得為相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

度使七年累加侍中興李茂貞表請討楊守亮詔不許行瑜茂貞因擅舉兵擊興元詔覃王嗣周討茂貞行瑜以兵助茂貞敗覃王進逼京師尋表求尚書令宰相韋昭

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至帝乾寧元年再見

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勤兵不解請誅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劉友益曰此閩王之基

楊行密取舒州

十一月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行瑜安敢輕議遂有是命

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 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崔昭緯以為

度執不可命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行瑜望甚至帝乾寧二年再見

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
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邵州刺史鄧處訥取潭州殺周岳
初岳殺閔勗據潭州處訥聞而哭
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
受僕射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
等竭一州之力為僕射報讐可乎
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
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斬岳自
稱武安留後詔以為節度使

甲寅

乾寧元年

春正月李茂貞入朝
二月朱全忠大破兗鄆兵於魚山
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好詼諧多為
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

棣王祤
皇子始封

虔王禊
皇子始封

李茂貞
為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入朝大陳

手注班薄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縈吏曰特出聖意縈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果讓不獲乃視事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邢州城中食盡存孝出見克用泥首謝罪克用囚之以歸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軍中莫能及常將騎兵為先鋒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恐事泄遂自殺自

沂王禋　皇子始封至四年再見

遂王禕　皇子始封再見

宦者楊復恭　封魏國公九年以謀反誅

李匡籌　自稱盧龍留後二年詔以為節度使數出兵侵河東李克用大舉兵擊之

兵自衛數日歸鎮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守亮等伏誅明年

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訥　建鋒殷引兵至醴陵處訥遣其將蔣勛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矣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殺處訥自稱留後

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攻彭州克之殺楊晟獲其馬步使安師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

匡籌大敗奔滄州為盧彥威所殺　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果亡

死為患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
鄭延昌罷六月以李谿同平章事尋罷之　上以翰林學士李谿為相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問之對曰谿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嘗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為國不祥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
秋七月李茂貞克閬州
鄭綮致仕　綮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故也
以徐彥若同平章事

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既拔閬州復恭帥其黨出走韓建獲之獻於闕下斬於獨柳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冬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楊汴始有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籌走死　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

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籌援武州進圍新州匡籌遣將救之克用逆戰大破之新州降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籌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遣兵攻殺之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

黄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兵擊破之

潮擊蠻破之閩地畧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隣道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以劉隐為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謙卒其子隐居喪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作亂隐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未幾表刺

封州

乙卯

乾寧二年

春正月李克用入幽州　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畧定巡屬

以陸希聲同平章事

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　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珂表言珂非王氏子珂上表自陳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二月董昌僭號於越州

復以李谿同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

晉王李克用

進封隴西王十二年為河東節度使時王行瑜等舉兵犯闕克用討之詔以為招討使行瑜誅拜克用忠正平難功

劉仁恭

初為盧龍裨將奔河東李克用以為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東取幽州克用從之攻幽州枝之至是克用表仁恭為檢校司空盧龍

越董昌

順天元年　昌初為威勝軍節度使為政苛虐加歛數倍以充貢獻由是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求為越王未許昌不

豁文學復以為相崔昭緯與邠岐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豁再入相昭緯使告王行瑜曰豁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豁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李茂貞表豁姦邪昭度與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豁復罷

以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　從李克用之請也

崔胤罷以王摶同平章事

以王珂為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

臣進爵晉王至梁太祖開平二年再見

琅邪王王重盈

封五年為護國節度使卒子珙保義節度使瑤晉州刺史

岐公韋昭

節度使至四年再見

王行瑜

為靜難節度使九年以叛誅

悅曰朝廷欲貿我矣有諂之者曰與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相帥請昌為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副使黃碣曰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

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報曰先已允充用之奏矣

楊行密取濠州　行密攻濠州拔之掠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為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夏

四月罷諸王將兵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

度

封八年為同平章事時王行瑜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罷昭度為太保致仕行瑜等犯闕昭度遇害

魯公孔緯

封七年初以同平章

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昌族誅之又問會稽令吳鐐鐐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遜

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
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
已罷之
陸希聲罷
楊行密取壽州及漣水
行密圍壽
州不克將還其將朱延壽請試往
更攻一鼓拔之以延壽權知壽州
未幾汴兵數萬攻之延壽制軍中
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
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
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
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又
遣兵襲漣水拔之
以韋昭度為太保致仕
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 建鋒以
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事貶均州
刺史至是
復召為相
會帝幸石
門緯從至
莎城以病
還都家人
召醫視不
肯服藥卒

曰浙東雖
領六州王
若稱帝彼
必不從徒
守孤城為
天下笑耳
昌又殺之
二月昌即
帝位先是
吳越間訛
言山中有
大鳥四目
三足聲云
羅平天冊
民間多畫
像祀之及

五月制削李茂貞官爵委錢鏐討之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擧兵犯闕殺韋
昭度李谿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
怨朝廷畿内有八鎮兵隷左右軍
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
近邠州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
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
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
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
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
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
而自與茂貞建各將精騎數千入
朝市人竄匿工御安福門以待之
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上詰之
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
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

昌僭號曰
此吾鸑鷟
也乃自稱
大越羅平
國建元順
天署城樓
曰天册之
樓令羣下
謂已為聖
人以李邈
蔣瓌等為
相以吳瑤
等為翰林
學士李暢
之等為大
將軍錢鏐

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隳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輒殺之及樞密使康尚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陜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三鎮犯闕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及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錢鏐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

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爲諸道租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

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節度使作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改也昌不聽鏐以狀聞詔削奪昌官爵委鏐討之鏐遣其將顧全

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韓濬既而朱全忠薦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夕至闕詔和解之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上如石門鎮　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斬刺史王瑤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王行約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瓘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已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鄉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

武引兵討呂楊行密救之明年再見

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謀刼上
幸鳳翔中尉劉景宣以爲不可輕
離宮闕向晚行約引左軍攻右軍
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
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
前侍衛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
御衣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
焚宮門煙燄蔽天時有鹽州六都
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
之入衛既至兩軍退走上幸李筠
營護蹕都頭李君實帥衆繼至或
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
爲所迫以筠君實兩都兵自衛幸
石門鎮克用遣判官王瓌奉表問
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
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

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聞邠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以崔胤同平章事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討使討之　詔克用討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

他日宜盡忠於吾家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表請車駕還

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

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

僕馬

崔昭緯罷

九月孔緯卒

王建遣兵赴援屯綿州

楊行密遣兵救董昌

尹起莘曰董昌僭號朝廷方委

錢鏐討之而行密反遣兵救賊

何邪小人之不知大義一至於此

冬十月貶崔昭緯為梧州司馬

以孫偓同平章事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

圍北李罕之李存信等又急攻之王行約行實遁去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克用攻拔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茂貞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封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行瑜挈族出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行瑜尋為部下所殺傳首

朱全忠圍兗州　全忠遣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圍其城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全忠

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鹿南及之屠殺殆盡擒三將俘三千人會大風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命所得俘皆殺之縛三將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既而殺存及懷寶聞瓌名釋而用之瑄瑾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騎以救之

十二月王建遣兵擊東川　建奏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畧奪輜重請興兵討之

進李克用爵晉王　克用進爵晉王李罕之蓋寓諸將佐進官有差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

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朱全忠數使人間之克用待之益厚

李克用還晉陽　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朝請乘勝勢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欵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貳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歸清關庭豈可不入見天

子克用猶豫未决蓋寓言於克用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

尹起莘曰三鎮連衡脅制天子殺戮大臣罪不容誅四方征鎮未聞一人有勤王之舉獨克用舉兵赴急亦既振揚天討正宜乘勝剪除盪平凶逆而唐朝君臣曾無遠畧反形猜忌之心遂使河東之旆方旋而鳳翔之勢

愈熾是皆為謀不審之咎也

丙辰

乾寧三年

春正月將劬據邵州劉建鋒遣馬殷擊之　劬求邵州建鋒不許劬乃起兵寇湘潭據邵州建鋒遣殷擊之

閏月李克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兗鄆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　克用遣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鄆軍於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汴州全忠方圖兗鄆

李茂貞

為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復舉兵犯闕帝命覃王嗣周拒之至三橋官軍潰帝幸華州宰相孫偓為招討使討之茂貞上表請罪

越董昌

順天二年春昌遣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皆為錢鏐將顧全武所敗邠以餘姚降於鏐昌使人覘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

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隣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以通王滋判侍衛諸軍事

朱全忠遣龐師古擊鄆州

夏四月河漲　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而東為害滋甚

李克用攻魏州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建鋒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殺建鋒諸將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馬忽蹶齧傷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

遂不出師明年再見

言兵疲食盡則賞之全武進兵圍越州昌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夏全武急攻越州克之執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及偽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

牒召之殷至信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五月董昌去僭號　顧全武進兵越州昌出戰而敗全武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楊行密取蘇州　常熟鎮使陸郢以城應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貲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止之錢鏐急召顧全武使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

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從之

崔昭緯伏誅　昭緯既貶復求救於朱全忠詔遣中使賜昭緯死及於荆南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　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畧地盡取濱江州縣以趙武為黔中留後存為萬州刺史知存不得志使人詗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踘汭曰存將逃先匄足力也遣兵襲之存乗城走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畧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

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巳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脩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後遇彊敵諸將所憚者宗播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顧全武攻越州克其外郛昌猶據牙城拒之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

六月李克用攻魏博朱全忠遣其將葛從周救之還擊兗鄆破之　克用攻魏博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克用以兵擊之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馬蹶幾為汴人所獲顧射

其將一人覺之乃得免引軍還從周復擊兗鄆兵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克用發兵赴之輒為魏人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上如華州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告急於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奉表請幸華州不

許既而上復憚遠適至富平召建
而議去留建至言今藩臣跋扈者
非止茂貞陛下若遠巡邊鄙臣恐
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
自固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
以圖興復上乃從之至華州茂貞
遂入長安燔燒俱盡

崔胤罷　上以胤崔昭緯之黨故罷
之

以陸扆同平章事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　韓建移檄
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克用聞
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
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
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
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

入援

尹起莘曰昭宗失謀再貽播越茂貞兩犯京闕逼逐乘輿是時克用雖有奏請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發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

王摶罷以朱朴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以朴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一以委之

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殷以高郁為謀主而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敵矣殷從之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貶陸扆為硤州刺史　胤之罷相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止全忠胤恨扆代己誣以黨於茂貞而貶之

丁巳	
乾寧四年 春正月詔罷諸王所領兵及殿後四	冬十月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脩宫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以王摶同平章事 以錢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巳從之改威勝曰鎮東 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據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德王裕 封七年立	
劉仁恭 為盧龍節	
王建 為西川節	
南詔 驃信舜化	

軍　韓建奏睦濟部通彭韓儀陳
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大
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
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請勒歸十
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
兵預政上不得已詔諸王所領軍
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
軍頗有厚薄偏黨乞皆罷遣詔亦從
之於是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
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之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建既幽諸王
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
王為太子欲以解之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兗州克
之朱瑾奔淮南　龐師古葛從周
并兵攻鄆州瑄兵少食盡不復出

為皇太子度使三年度使七年中興十三
至帝天復叛李克用遣將王宗年遣使歎
元年再見克用自將潞攻東川黎州上書

攻幽州仁建自將兵帝不答詔

景王祕
皇子始封

恭與戰敗五萬繼之後中國亂
之奏討克李茂貞表不復通

用詔不許建攻東川

輝王祚
皇子始封

又遣使謝連兵累歲
克用陳去不聽詔命

就不自安詔貶建南

祁王祺
皇子始封

之意克用州刺史以
復書曰公茂貞代之

擢士則欲建不受命

通王滋

其報德遂未幾復以

將則望彼建為西川

沂王禋

酬恩已尚節度使建

戰引水為深壕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野人執之以獻全忠入鄆州以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自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境以給軍食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瑾及儼等帥其衆奔淮南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

王建遣華洪將兵攻東川　建更其姓名曰王宗滌

孫偓朱朴罷　朴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故罷

張佶克邵州擒將勳

三月朱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朱友裕守鄆州龐師古守徐州

彭王惕

覃王嗣周

延王戒丕

丹王允

以上六王及睦濟韶韓陳五王俱為韓建所害睦濟韶韓陳五王名無考

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猶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至帝光化元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八年克鄆

克梓州初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皆啗以厚利故堅守不下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

夏四月遣使和解兩川

六月貶王建為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為西川節度使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建將兵五萬攻東川茂貞表其罪故貶之徙茂貞鎮西川覃王鎮鳳翔宣諭使李恂至梓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韓建移書茂貞覃王乃得歸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建奏諸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上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升屋呼曰宅家救兒建盡殺之以謀反聞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

安樂侯孫偓

初為同平章事封縣侯至是罷相貶南州司馬卒

先是偓家第堂柱生槐枝暮而茂既而偓秉政偓性通簡嘗曰士苟有行

州執朱瑄以刑則彼復克兗州反為我用朱瑾走全忠建從之忠納瑾之彥暉勢益妻引兵還孤至是建張夫人請攻梓州益見之瑾妻急彥暉自拜張夫人殺建入梓咎拜且泣州城中兵曰兗鄆與尚七萬人司空約為建以王宗兒弟以小滌為留後故恨望起至帝光化兵相攻使三年再見吾必辱於此他日汴

之　初克用取幽州表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千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囚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其將單可及引兵逆戰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克用醒而後知之責諸將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仁恭奏討克用詔不許

冬十月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

不必以巳長形彼短以巳清彰彼獨每對客奴童相詬曳朴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即自撓矣

州失守吾亦如吾奴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朱瑄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於全忠全忠以葛從周為兗州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師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胡三省曰始以李茂貞之請而討王建既而又以茂貞拒命赦王建而討茂貞朝廷號令朝出而暮改諸侯其孰尊而信之皇威不振自取之也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於清口全忠大敗　全忠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壁清口葛從周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於清口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瑾以五千騎潛渡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攻之汴軍大敗

古為感化留後全忠大舉攻淮南遣龐師古出清口為楊行密所敗師古戰死全忠引還明年再見

李茂貞
為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詔徙鎮西

斬師古從周奔還行密瑾乘勝追擊之殺溺殆盡全忠亦奔還行密大會諸將謂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行密待承嗣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皆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全忠不敢與之爭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　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而命審知知軍府事

南詔驃信舜化上書　南詔工書朝

川茂貞不奉詔詔削奪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明年再見

戊午

光化元年

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淺蠻三部歲賜繒帛使覘南詔而蠻反交南詔賂詗成都虛實殺諸蠻紛擾建絕其賜邛峽之南不置障戍蠻亦不敢侵盜

貶張道古施州司戶　道古為右拾遺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朝廷社稷始為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之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雅王禛

羅弘信

李茂貞

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諸道兵

劉友益曰書詔何病昭宗也茂貞跋扈削奪官爵發兵討之未及奏功而尋有復爵罷兵之詔舉措如此宜茂貞有以易而侮之也

以韓建為修宮闕使　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駕興建皆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闕使建及茂貞皆致書於李克用請和仍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皇子始封至昭宣帝天祐二年再見

瓊王祥

皇子始封至昭宣帝天祐二年再見

為魏博節度使十一年加侍中卒子紹威軍中推為留後詔以

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復姓名李茂貞韓建之志也明年再見

為節度使至昭宣帝天祐元年再見

劉仁恭

為盧龍節度使四年遣子守文襲義昌節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節度使九年遣副使韋震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許震爭之力不得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時湖南管内多為羣盗所據殷得潭邵二州而已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

秋八月車駕至長安改元

遣使宣慰河東宣武　上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宣武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九月錢鏐克蘇州　鏐使顧全武攻蘇州城中食盡淮南所署刺史臺濛棄城走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復數侮全武全武怒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乃降羸兵不滿百人鏐怒

度使盧彦威彦威已從之全忠會幽州汴州仁恭魏博兵擊李克用遂取滄景德三州以援洺邢磁守文為留州詔全忠後兵勢甚盛與克用和解全忠不有并吞河朔之志受命明年為守文求再見

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

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爾鏐善其言全武亦勸宥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

冬十月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

王珙殺前常州刺史王柷　柷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過陝節度使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柷固辭珙怒使送者殺之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十一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

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為節度使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俟還鎮當為公論功爾罕之不恱復求小鎮

欲得長安本色爾何為見拒明年再見

養疾克用亦不許罕之釁釁及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請降於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全忠表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己未

光化二年

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　仁恭發兵十萬欲兼河朔攻拔貝州城中萬餘戶盡屠之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節度使羅

吳公陸扆　贄族孫初封嘉興縣男拜同平章事至是從帝還自華州再入

劉仁恭　為盧龍節度使五年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屠貝州進攻魏

紹威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李思安將兵救魏仁恭遣子守文及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之思安伏兵逆戰陽卻守文逐之伏發大敗之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驍將也燕軍由是喪氣時葛從周將精騎已入魏州仁恭攻館陶門從周出顧門者闔扉死戰仁恭復大敗燒營而遁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與從周乘勝攻河東拔承天軍别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义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爾戰於洞渦德威微服往

相進封吳郡公至昭宣帝天祐二年再見

州朱全忠救魏仁恭敗還明年再見

李茂貞

復為鳳翔節度使二年兼領彰義節度使至帝天復元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天平節

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义即走章果逊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從周亦引還

夏六月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　從朱全忠之請也

保義軍亂殺節度使王珙　珙性猜忌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復殺璠而代之附於朱全忠

秋七月馬殷拔道州　殷遣李唐攻道州賊帥蔡結伏兵於隘擊破之唐曰蠻所恃者山林爾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度使二年遣兵救魏敗劉仁恭於內黃會保義留後朱簡附全忠仍更名友謙預於子姪明年再見

八月李克用援潞州　先是克用遣李君慶圍潞州朱全忠遣張存敬救之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以李嗣昭代之李罕之死全忠使賀德倫守潞州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德倫宵遁克用表孟遷為留後

九月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庚申

光化三年

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城　克用大治晉陽城塹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啟寇心克

睦王倚	王鎔	朱全忠	
封二十九年為劉季述所害天復初追贈	為成德節度使十八年為朱全忠以鎔與李	為宣武義武天平節度使三年遣葛從周	

用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滄州

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摶　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横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摶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奸變胤聞之譖摶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貶摶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修愛州皆賜自

恭哀太子

薛王知柔

惠宣太子業曾孫嗣薛王為清海節度使累加侍中在鎮廉潔貢獻時入至是卒於鎮

克用交通引兵攻鎮州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曰鎮州寨通太原困於侵暴王公與之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天下誰不聽命若但窮威武

擊劉仁恭援德州圍滄州李克用救之侁周敗還全忠攻鎮州王鎔以其子為質乃引還尋遣張存敬擊劉仁恭取瀛景莫州進攻定州王郜奔晉陽留後王處直附

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官
官皆側目
秋七月李克用遣兵攻邢洺以救滄
州汴軍敗還
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節度使　崔
胤以彥若位在已上惡之彥若亦
自求引去時藩鎮皆為強臣所據
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崔遠罷以裴贄同平章事
馬殷取桂州　静江軍節度使劉士
政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
殷殷遣李瓊等將兵擊之可璠掠縣
民耕牛牢犒軍縣民怨之為瓊鄉
導以襲秦城擒可璠遂圍桂州士
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

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爾乃遣使入見鎔鎔以其子為質全忠引還判官張澤書於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

全忠時仁恭遣其子守光救定州全忠遣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汴全忠聞朝廷內變乃引兵還明年再見

王建

郜奔晉陽　張存敬攻定州郜遣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於時我兵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郜乃遣處直逆戰大敗郜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

冬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

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平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服之使河北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從之至昭宣帝天祐二

為西川節度使十年加中書令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使明年再見

院而立太子裕　自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變詐專聽任南司官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至是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廷作胤等狀請太子監國胤及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季述等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

年再見

胡寅曰張濬為王鎔謀似智而實愚舍近附遠一愚也舍忠功附姦賊二愚也反覆棄信三愚也說朱公合河北之勢

南司衆情不可遏也即扶上與何
后同輦嬪御纔十餘人適少陽院
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罪數十乃
手鎖其門鎔鐵固之遣兵圍之穴
墻以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
與公主嬪御無衣衾號哭聞於外
季述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
為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賞
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
殺之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
圖返正進士李愚客華州上韓建
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
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
喻也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
行而西明公雖欲自安其可得乎
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

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

劉仁恭

為盧龍節度使六年朱全忠遣兵圍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李克用為侵邢洺以救之

	辛酉
振則元凶破膽旬決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愚辭而去全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猶豫未決副使李振曰王室有難霸者之資也公為唐桓文宦豎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囚希度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天復元年 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上復位黜太子
	德王裕 乾寧末為皇太子及
俄而瀛景莫三州為全忠所取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天平節
	王建 為西川節度使十一

裕為德王　德昭為神策指揮使劉季述幽
自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帝於少陽
閒之遣判官石戩説之曰今反者院遂立裕
獨季述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至是季述
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伏誅帝復
流千古苟旅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位降封裕
之手與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愛仍為德王
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至昭宣帝
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祐二年
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擒斬之馳詣再見
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
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
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
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
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為義武節
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度使檢校

度使四年年時帝幸
以迈正功鳳翔韓全
進爵東平誨遣使徼
王是時全兵於建建
忠既服河使王崇信
北欲取河等將兵五
中以制河萬餘言迎
東遷張存駕賓襲李
敵以兵三茂貞山南
萬襲之而諸州明年

太原王王
自以中軍再見
繼其後晉
絳不意其
處直
至皆降全
忠留兵守為鳳翔彰
之以扼河義節度使
李茂貞

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工曰裕幼弱非其罪黜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工寵待胤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

以韓全誨張彥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撓權亂政自今并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

尚書左僕射封郡王至梁太祖開平元年再見

東樓兵之路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族歸朝存敬進圍河中珂欲奔京師而人情離貳不能復出遂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鄉哭重榮墓盡哀

三年入朝加尚書令進爵岐王遂辭還鎮崔胤欲以外兵制宦官茂貞遣子繼筠將兵三千宿衛京師時朱全忠攻河中王珂遺茂貞書言天子詔藩鎮無得相攻今朱

興兵乞令胤主左軍康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閑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於是復以宦者為中尉又徵前樞密使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胤以宦官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李茂貞入朝胤諷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二月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河中人皆公不顧詔悅珂欲面命首興兵縛全忠止相加河中之曰太師若亡則同舅之恩何華邠岐俱可忘若郎不自保公君如此使宜亟帥兵僕異日何固守潼關以見舅於赴救河中九泉乃以關中安危常禮出迎國祚修短全忠表張在此一舉存敬為留茂貞不報後珂舉族珂降於全遷於大梁忠 茂貞後全忠竟復入朝中

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遼等州　氏叔琮等進兵抵晉陽城下芻糧不給全忠召還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躡之殺獲甚衆

夏四月改元

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軍而不復歸至是崔胤欲抑宦官罷之令酤者自造而月輸錢度支并近鎮亦禁之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

殺之全忠尉韓全誨
關張夫人深與相結
疾亟遽自崔胤謀誅
河中東歸宦官事泄
李克用遣衆召全忠
使修好於以兵迎車
全忠全忠駕全誨聞
忿其書詞之劫帝幸
褰傲遣氏颺翔全忠
叔琮等分引兵至城
道攻之沁東茂貞登
澤潞遼等城謂曰天
州皆降別子避災非
將白奉國臣下無禮
會成德兵譏人娛公
自井陘入至此全忠

六月解崔胤鹽鐵使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拔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亂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内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奬有罪則懲

核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時大雨積旬糧不給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諷吏民請已為帥詔以全忠兼護國節度使會崔

報曰韓全誨刼遷天子今來問罪迎邑還宮岐王若不預謀何煩陳諭帝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還明年再見

則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内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内之宮中陰令詷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胤遺全忠書徵其兵迎車駕全忠舉兵發大梁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刼帝如鳳翔全忠引兵趣同州司馬鄭降南渡渭韓建亦以華州請降全忠閒車駕西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繼誨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韓偓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今狐溴欲令朕召肖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爾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教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全忠得崔肖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

辛與僚佐議欲引兵還張濬說之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取之必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以建為忠武節度使崔肖等復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至

然須令茂貞共其功恐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合謀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横益甚對曰茲事失之於初當其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崔胤本留岐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汴兵若來必與關於闕下臣竊寒心十月全忠兵發大梁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追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

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於城東帝屢詔還鎮全忠乃移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全忠使復姓名楊崇本昭戎節度使馮行襲亦遣使聽命於全忠明

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為繆所邀乃遣人守衛繆祖考卯壟又使全武通家信繆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十一月韓全誨等刼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全誨等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勤兵刼上請幸鳳翔上密詔崔胤曰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誨等侍側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

年再見

全忠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挺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即於御院縱火上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而出李茂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全忠取華州以韓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建重征之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還鎮

壬戌

天復二年

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北趣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請降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昭戎節度使馮行襲亦遣使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兵皆為行襲所殺

以盧光啟叅知機務崔胤裴樞罷

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

江西節度使鍾傳取撫州 傳圍撫州天火焼其城士民讙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刺史危全諷聞之謝罪聽命

吳王楊行密

朱全忠

王建

回鶻

春正月以韋貽範同平章事
二月李克用遣兵攻慈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盜發簡陵
三月汴兵圍晉陽 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

密 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中封弘農郡王至是授東面行營都統加中書令進封吳王以討朱全忠許承制封拜行密起兵攻宿州不克而還後全忠背

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二年移軍武功聞河東將李嗣昭等攻慈隰遂還河中嗣昭等克二州進逼晉絳全忠遣兄子友寧氏叔琮擊敗之友寧等乘勝攻河東

為西川節度使十二年引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奔鳳翔建以子宗偉為利州制置使假道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拒之戰敗奔還西川兵乘勝至城下王宗

遣使入貢

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
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
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
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
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繕兵
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
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眾
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
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
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
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
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
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
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奧至於
率閭閻定閭架增麴櫱簡田疇恐
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

帝東遷行圍晉陽攻潞先登克
寨恥憤被其西門李之繼潞請
病至昭宣嗣昭屢出降詔以宗
帝天祐二兵擊叔琮潞鎮之宗
年再見營汴軍驚潞有勇略
擾會大疫得眾心建

越王錢鏐

引兵還忌之王宗
崔肩詰河信等疾其
為鎮海鎮中泣訴於功搆以飛
東節度使全忠請以語建召詰
景福末封時迎奉秉責之宗潞
彭城郡王與全忠與日三蜀略
至是以中之宴肩觀平大王聽
書令進封執板歌以議殺功臣
越王至昭侑酒全忠可奧建繼
宣帝天祐乃將兵五殺之以王

疆日夔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元年再見萬發河中宗賀權輿
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
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
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
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
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幼警
敏有勇畧劉夫人待曹氏加厚
以
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宣諭江淮書
御札賜行密令封朱全忠立功將
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
回
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
上命韓偓荅詔許之偓曰戎狄獸
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
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
自會昌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

至東渭橋元留後
遇霖雨留武定節度
旬日進軍使李思敬
號縣李茂以洋州降
貞自將出於建建攻
戰大敗而興州救之
還全忠攻於是建並
鳳州救之有山南西
進軍鳳翔道明年再
城下朝服見
獨城而泣
曰臣但欲
迎車駕還
宮耳不與為鳳翔彰
岐王角勝義節度使

李茂貞

危復恐宜喻以小小冦竊不須赴
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四月盧光啟罷
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韋貽範罷　初上嘗與李茂貞及宰
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
去上問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
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
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
必準故事因怒目視之微言曰此
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大盃獻
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至是遭母喪而罷
進錢鏐爵為越王
以蘇檢同平章事　宦官為翰林學
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

也遂為五四年時朱
褰環之時全忠圍鳳
久雨士卒翔茂貞出
病全忠議戰屢敗閉
引兵歸河壁不敢出
中指揮使詔以茂貞
高李昌劉兼靜難武
知俊曰天定昭武節
下英雄窺度使城中
此舉一歲食盡天子
與今茂貞及後宮皆
已困奈何凍餒會全
捨去全忠忠遣使表
患茂貞堅迎車駕帝
壁不出李召茂貞與
昌請募人全忠和解

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
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
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
洎乃移疾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
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深
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揚行
密取昇州　弘鐸介居宣揚之間
自恃樓船之强不事兩道至是帥
衆襲宣城田頵帥舟師逆擊破之
弘鐸收餘衆將入海行密遣使招
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
遣牙將尚公廼詣行密求潤州行
密不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聽但
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廼
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
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

為諜入城明年再見
誘致之騎
士馬景請
行會朱友
恭發兵於
大梁將至
當出兵迓
之全忠命
諸軍秣馬
飽士偃旗
幟潛伏營
中景乃詐
為逃亡入
城告茂貞
曰全忠舉
軍遁矣獨

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朱全忠圍鳳翔

劉友益曰書圍何悖詞也全忠至是始不可恕矣

楊行密攻宿州不克 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秋八月兩浙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患請以士人代之

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使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全忠

不從鏐如錦衣軍命指揮使徐綰帥其衆以治溝洫衆有怨言謀殺鏐不果鏐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左都許再思與之合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乘小舟夜歸踰城入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

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絶内外遣司馬鄴奉表入城迎車駕鳳翔軍夜縋城降全忠者甚衆全忠遣兵取鄜坊保大節度使李茂勲降時鳳翔城中食盡茂貞

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
何不從茂貞不悅出語人曰我實
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貽範
乃止至是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
貽範不讓明日視事

王建取興元　詔以王宗滌鎮之建
忌宗滌殺之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以李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
度使

田頵攻杭州　或勸錢鏐渡江東保
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
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
復東渡乎顧全武曰聞綰等謀召
田頵頵至則淮南助之不可敵也
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

乃遣全忠
書曰禍亂
之興皆由
韓全誨僕
迎駕至此
以謀他盜
公既志匡
社稷請公
迎扈還宮
僕以弊甲
凋兵從公
効力全忠
復書曰僕
舉兵至此
以乘輿播
遷公能協

公令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且以子傳璙為質綰等果召顥顥引兵赴之全武至廣陵說行密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月楊行密建制敕院　李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宫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宫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

力固所願也帝亦召茂貞議與全忠和茂貞假子李繼昭詣全忠降復姓符名道昭明年再見

工人云恕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

韋貽範卒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邪

錢鏐拒擊田頵破之　頵急攻杭州鏐拒擊破之楊行密亦使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頵將

癸亥

天復三年

還求鏐次子傳璙為質與徐綰許
再思同歸宣州
十二月李繼昭詣朱全忠降　時茂
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
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咨謀誅宦
官以自贖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
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
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
内諸王及宫主妃嬪一日食粥一
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
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
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
炭正為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亦
慢罵之出降於全忠

朱全忠

王建

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賫書至大梁見迪色

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帝出幸梁軍全忠命子友倫扈從車駕至長安誅宦官七百餘人詔賜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

為西川節度使十三年進爵蜀王取夔忠萬施四州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建乃棄歸峽屯軍夔州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再見

李茂貞

為鳳翔靜難武定昭

勳廸簡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
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東迎兖
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
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
章事　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
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
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
彦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
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
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
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全忠遣判
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
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
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
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

正功臣天武節度使
下兵馬副二年與朱
元帥守太全忠約和
尉進爵梁天子幸全
王留友倫忠營梁園
為宿衛使解至梁太
引兵東歸祖開平元
初汴兵年再見
巳西平盧
王師範遣
其將劉鄩
襲據兖州
及全忠還
鎮遣朱友
寧攻青州
戰於石樓

胤始來鳳翔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蘇檢女為景王妃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胤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

為師範所敗友寧死全忠自將兵二十萬赴之至臨朐擊師範破之命楊師厚攻青州師範降鄆亦降友倫擊毬墮馬而卒全忠疑崔胤為之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

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
所在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
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
宫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
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唐世宦官之禍始於
明皇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
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
内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
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
賞吕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
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
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
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
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
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臧

子友諒代
典宿衛明
年再見

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憤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二月貶陸扆為沂王傅分司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絶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死貶王溥為賓客分司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將佐敬翔朱友寧都頭以下

皆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於幼冲固請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静皆禀之刑罰繁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内脅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貶韓偓為濮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

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别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梁王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於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犄其後耳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梁王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　全忠還至大梁師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卻之劉鄩由是援絕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

夏

五月馬殷襲江陵陷之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絕也殷從之先是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全忠全忠遣兵屯灄口令荆南成汭武真雷彥威與殷出兵救之汭畏全忠且欲侵地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掌書記李珽諫曰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

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潰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殷果遣許德勲將舟師襲江陵陷之將士聞之皆無鬭志神福聞汭將至自乘輕舟覘之還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逆擊破之汭赴水死

王師範以淮南兵擊朱友寧斬之秋七月梁王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攻青州　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救於楊行密

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汴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一柵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楊行密遣兵擊宣潤州　田頵兵强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之頵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臾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頵以儒為貳於巳族之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温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抑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頵通謀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

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男
夫人以報延壽延壽至行密執而
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
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
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
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
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
讐人所辱赴火死顔襲昇州得神
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
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
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爲上
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顔有老母
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
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顔遣
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
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顔聞之自將

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楊師厚通青州王師範降　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刼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

葛從周取兗州　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為之少緩鄩簡婦人及民之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以捍敵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全忠表鄩為保大留後

宿衛使朱友倫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荊南表

其弟匡明為留後　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絶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靜難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茂貞曰唐室將滅父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刼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冬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頵　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濛以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奔還城守濛引兵圍之頵帥敢死士數百出戰濛擊斬之遂克宣州

甲子	
天祐元年 是年八月昭宣帝即位 昭宣帝初諱祚即位更名柷昭	初行密與顒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顒首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以李神福鎮宣州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牙推沈文昌善為文嘗為顒草檄罵行密行密皆擢用之遣錢傳瓘歸杭州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裴贄罷 張全義殺左僕射張濬　王師範之舉兵濬預其謀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全義殺之
端王禎 以皇子封	
羅紹威 為魏博節度使七年	

宗第九子在位四年禪位於梁尋遇弑年十七

春正月梁王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

豐王祁
以皇子封

和王福
以皇子封

登王禧
以皇子封

嘉王祐
以皇子封

吳王錢鏐
進封越王三年為鎮

由長沙郡王進爵鄴王詔更命魏博曰天雄軍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四年全忠欲遷帝都洛恐崔胤

損分判六軍三司全忠叅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並胤所親厚者數人

梁王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上發長安二月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閒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朕不復為汝主夾館

海節度使繆求封吳越王帝不許乃更封吳王至梁太祖開平元年再見

琅邪王王審知

福建觀察副使潮之季弟也潮病時命審

等立異叅令朱友諒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遂遣牙將魏彥卿如京師請帝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帝行至陝州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朝

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以梁王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梁王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赴洛陽督修宮闕上與之宴羣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

知權知軍府事及潮殁審知讓其仲弟審邽審邽不受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光化初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尋授本軍節度使至是還太保封琅邪王至梁太

於行在詔以全忠判六軍諸衛事旻車駕至洛陽全忠入朝詔以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全忠還鎮尋遣朱友恭氏叔琮將士睡等行弒昭宗崩全忠朝於京師

飲皇后出自捧玉巵飲之宮人或祖開平三
附上耳語建顯全忠足全忠不飲年再見
陽醉而出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 上復
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
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
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
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楊行密復遣
李神福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
詣之請舍岳鄂復修舊好行密報
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
夏四月上至洛陽 朱全忠奏宮室
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
皇后新産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

殺朱友恭
等攻淮南
取其光州
攻壽州不
克而旋至
昭宣帝天
祐二年再
見

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於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玄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梁王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五月梁王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

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
摘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大梁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二